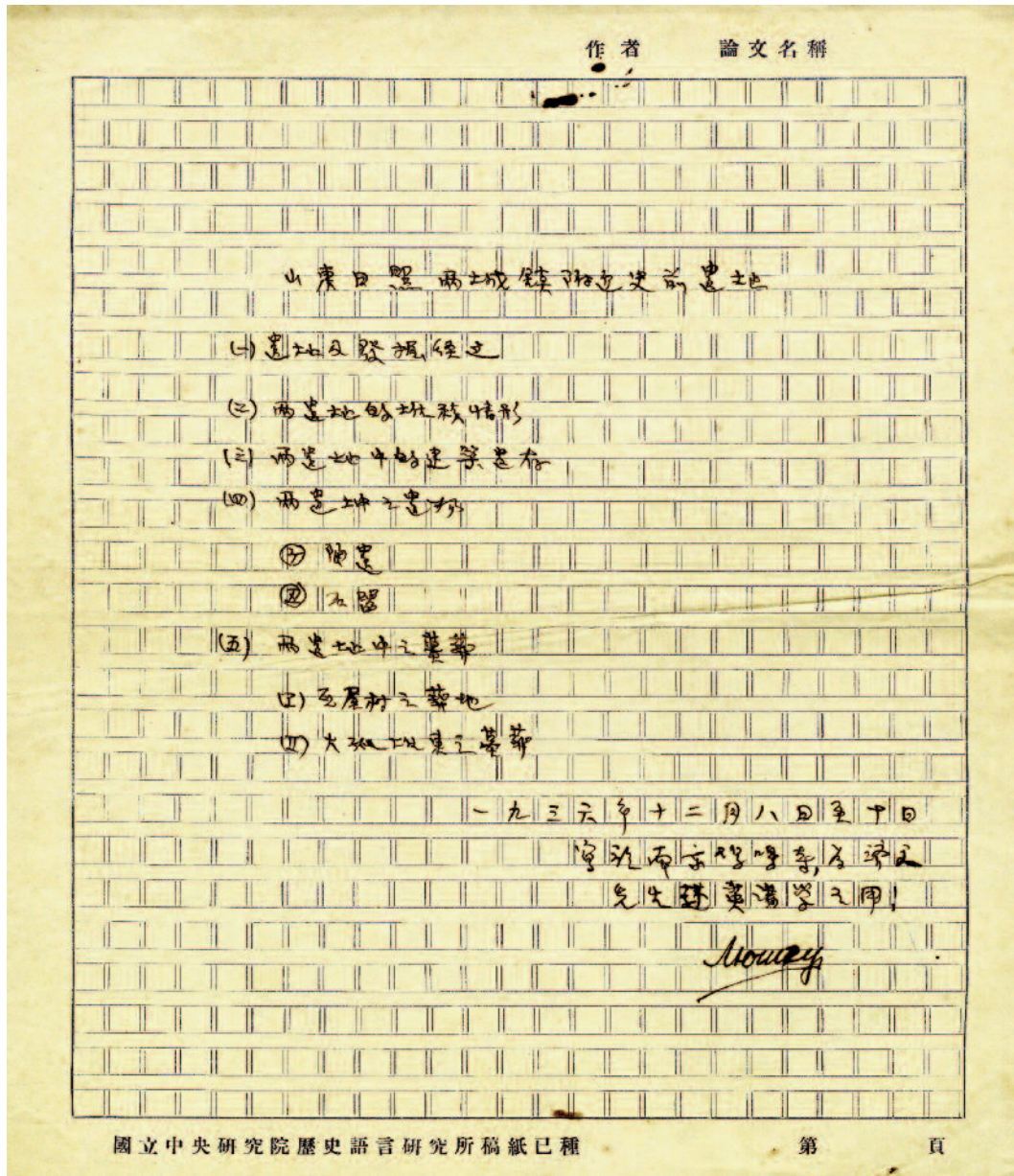


# 山東日照兩城鎮附近史前遺址



劉耀〈山東日照兩城鎮附近史前遺址〉手稿封面。除文稿章節外，劉耀並註記了成稿時間與緣由。（現藏史語所安陽工作室）

劉耀 遺稿／李永迪 整理

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

古今論衡 第 16 期 2007.6

## 一、遺址及發掘經過

民國二十三年（1934）的春天，王湘和祁延霈兩君在山東沿海一帶作了三個多月的考古調查。這次的調查他們發現了二十多處黑陶和灰陶兩期的遺址。兩城鎮附近的黑陶遺址便是這次的收穫。民國二十五年（1936）五月初，梁思永先生和祁延霈、劉燿兩君到日照縣的兩城鎮開始發掘。

兩城鎮在日照縣北和諸城縣南的交界處，它本身就是兩縣管理。鎮的北部屬於諸城，鎮的南部便是日照縣管了。他們所發掘的兩個遺址，就在這鎮的西邊，一個是緊靠著鎮的瓦屋村北，一個是離鎮約一里多的大孤堆東。它們都在諸城境內。

瓦屋村的工作人員是劉燿和助手張金華。自五月十七日起到七月二十二日止，共作有六十七天；其中因雨停工的有十七天，實際的田野工作只五十天。工人的數目，先後不等，平均每天約有二十二個人。由於遺址中現象的限制，因此探溝也有大小長短的差異，探溝共開五十二個。

大孤堆東的工作人員是祁延霈和助手王文林。自五月二十七日起至七月七日止，共歷四十二天，而實際的田野工作只有二十六天。每天平均約有十五個工人。共開探溝三十處。

## 二、兩遺址的堆積情形

兩遺址之堆積現象，稍有差異：瓦屋村之文化層較厚，而大孤堆東之文化層較淺。瓦屋村之村落遺址為灰土與深灰土之堆積，兩者間之界劃頗不清楚，以其都為黑陶文化層，故在這兩種土色間所包含的遺物裡也未曾找到其間分別。在瓦屋村的村落遺址堆積裡，我們找到和遺址時期相同的葬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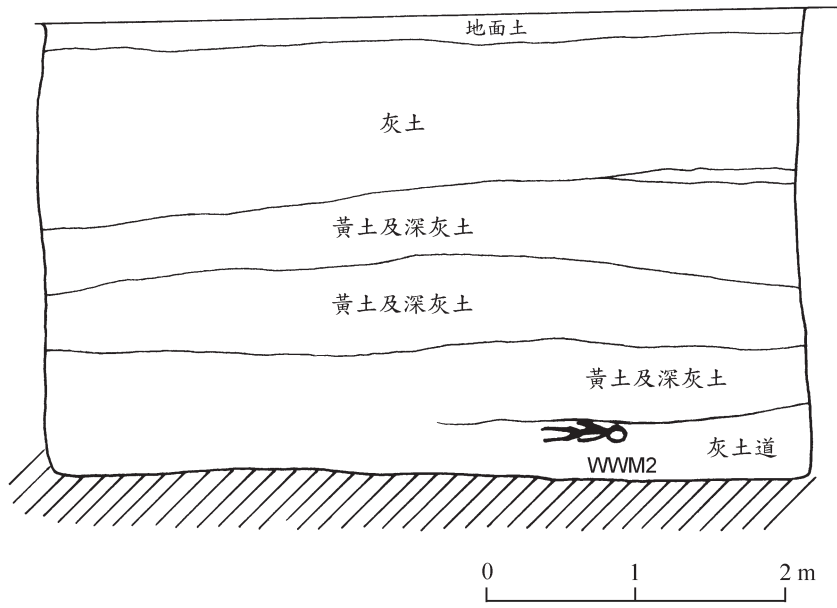
這些墓葬有的在黑陶文化堆積的極下面的生黃土裡，有的在黑陶文化堆積之間（插圖一、二）。在黑陶期文化層的上部，有一層和龍山上層相似的灰陶的存在。

大孤堆東只有一層較淺黑陶文化遺址的堆積，有地方也有間斷的黃土或黃灰土間隔。在黑陶文化層裡，也發現了同時期的墓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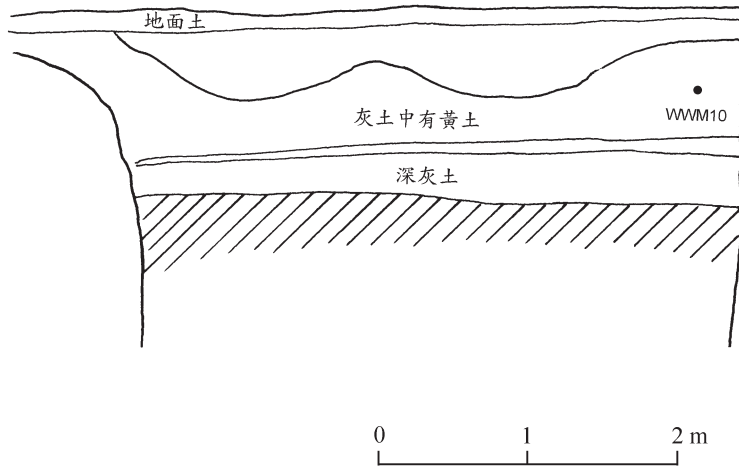
## 三、兩遺址中的建築遺存

在這兩遺址內建築遺存甚少。

瓦屋村遺址的北部，我們曾於挖掘到生黃土的地方，見到了向下去小洞，口徑平均約在 2.0 公寸左右，深約 4.0 公寸左右。它們的分佈頗像一個圓形，因此我們想著它會是當時〔的〕樁窩，亦即其居住的遺跡。



插圖一：WW7北壁剖面圖（墓葬堆積於黑陶文化層之下）



插圖二：WW23東牆（墓葬堆積於黑陶文化層之中）

大孤堆東曾有一個殘破的洞穴，裡面黑陶期的遺物很多，這或許是居住遺跡。

陶器的數量—從殘器推知其器形的：❶

器 形	數 量
罐形器	212
三足器	178
杯形器	53
碗形器	33
盆形器	30
圈足器	6
共 計	512

## 四、兩遺址之遺物

### (子) 陶遺〔器〕

討論陶器的材料暫以瓦屋村出土者為主，兩遺址中之遺物大體相同，任何一個遺址之類別即可代表兩者之全體。

我們依其含砂粒的多少，以分別其陶質之粗細，無砂粒而精細的叫做細泥質，含砂粒最多而粗的叫做粗砂質。照這樣原則，去分析我們在瓦屋村所發現的陶器的質料，大約可分下面幾類：

- 甲、細泥：泥極細，質堅。
- 乙、泥：較粗，質略鬆。
- 丙、砂：較粗，含有砂粒。
- 丁、粗砂：最粗，砂粒最多。

陶器的質料有上述四類。在各類質料的陶器上，常常塗有各種有色的外衣，今再依其顏色的不同，將它們分為三種：

- 甲、黑衣：黑衣是黑陶文化的特徵，在這遺址裡佔最多的數量。從細泥質起直到粗砂質的幾種陶器，都著有這種外衣。
- 乙、紅衣：這種外衣佔量較少，大部是在泥質的陶器上附著。〔在〕這遺址中，它並不佔重要的地位。
- 丙、白衣：它多半著於紅肉間色的陶器上，陶質多為泥質。

❶ 編按：此表粘貼於本段段末，未說明具體出土地點。

關於陶器的各種形態，就我們現在已經整理過的陶器分類，大約有罐形器、三足器、杯形器、碗形器，和其他諸類：

## (一) 罐形器

罐形器中以其附件之不同，約可分為無耳、雙耳、四耳和一把四類：

### 1. 無耳罐形器

這類的殘器數量最多，現在選出可以代表其全體的兩器，加以敘述：

(1) 砂質，外著黑衣，有光澤，腹部有凹虹兩道（NB13024；WW1+4；1.00m；插圖三：1）。<sup>②</sup>

(2) 細泥質，外著黑衣，有光澤，頸較長，約當全器長之三分之一。頸之中部有凸虹紋一道，它大約是為蓋蓋子之用（R17882；WW26；1.10m；插圖三：2a）。<sup>③</sup>

### 2. 雙耳罐形器

這類陶器我選出來一個常見的和一個較有變化的兩個作代表：

(1) 雙耳的罐形器，在瓦屋村遺址裡常常見到。雙耳放置在肩與腹連接的地方。全體成橢圓形。泥質，外著黑衣，光亮。腹肩交接處有凹虹紋兩道（NB10；13199；WW26；1.20m；插圖四：1）。

(2) 器身較長的罐形器，在兩遺址裡都不常見。泥質，外著黑衣，光亮。口部的裡面亦著有黑衣。統體作竹節形，肩端除兩繩紋式小耳外，尚有乳形圓飾兩個（R18005；WW16；1.10m；插圖四：2）。

### 3. 四耳罐形器

現在選出來兩件這類的罐形器，一件代表常見的器形，一件代表特殊的器形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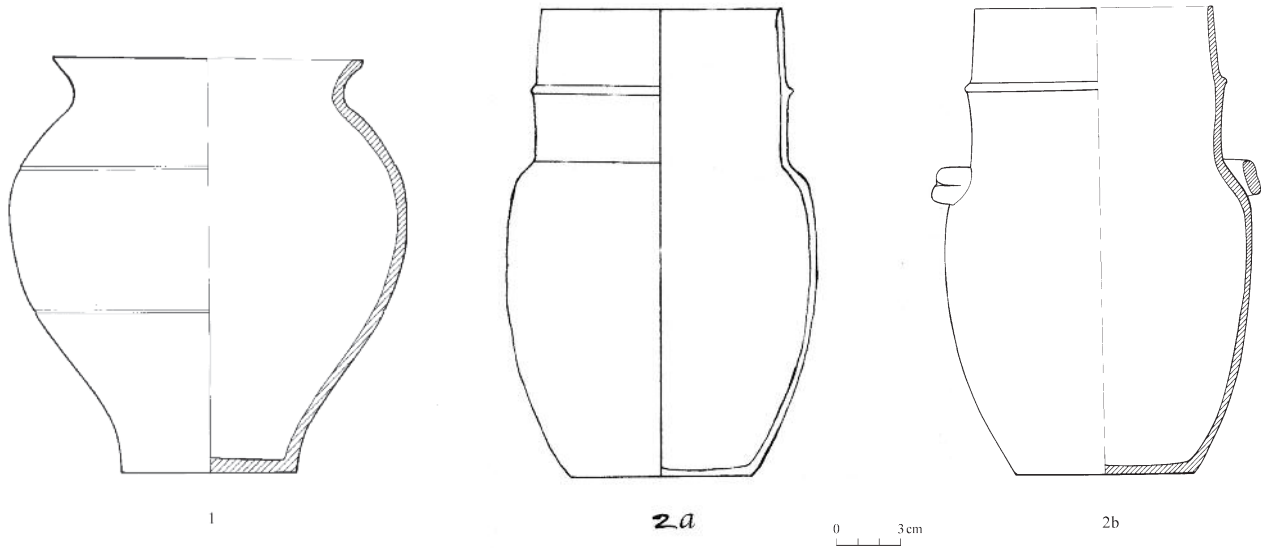
(1) 常見的四耳罐，細泥質，著黑衣，光亮。頸有凸虹紋一道（RL00060；WW2；1.00m；插圖五：1）。

(2) 器形特殊，腹部有弧形的下凹處四道，斷全器為五節。砂質，有黑衣，光亮（R17874；WW16；1.00m；插圖五：2）。

② 編按：本文所列器物典藏號分為三類。NB字首編號為現藏南京博物院的陶器，字首以後的編號為南京博物院典藏號；圖片可參見《日照兩城鎮陶器》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85）。R字首編號為現藏史語所器物。RL字首編號為已佚失，僅存原始線圖的器物（線圖現藏史語所）。

③ 編按：這件器物原始線圖缺耳，但據劉燿兩城鎮瓦屋村發掘報告手稿的描述，在頸部兩側殘留有兩耳基部痕跡；亦應有蓋。劉燿發掘報告已將這件器物歸入「兩耳罐形器」。器物現藏史語所，已復原，見插圖三：2b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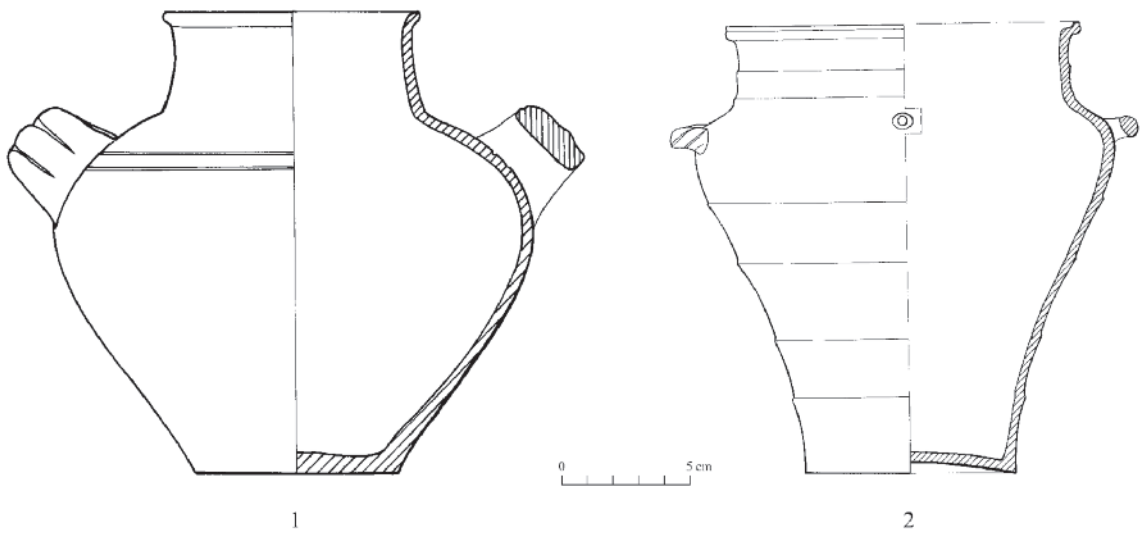




WW2610m 插圖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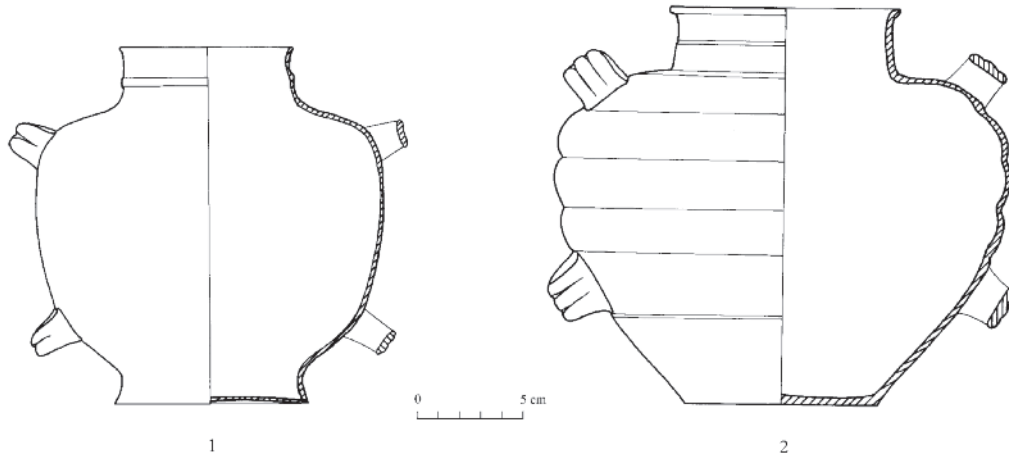
插圖三：無耳罐形器

1. NB13024 (WW1+4 : 1.00m) 2. R17882 (WW26 : 1.10m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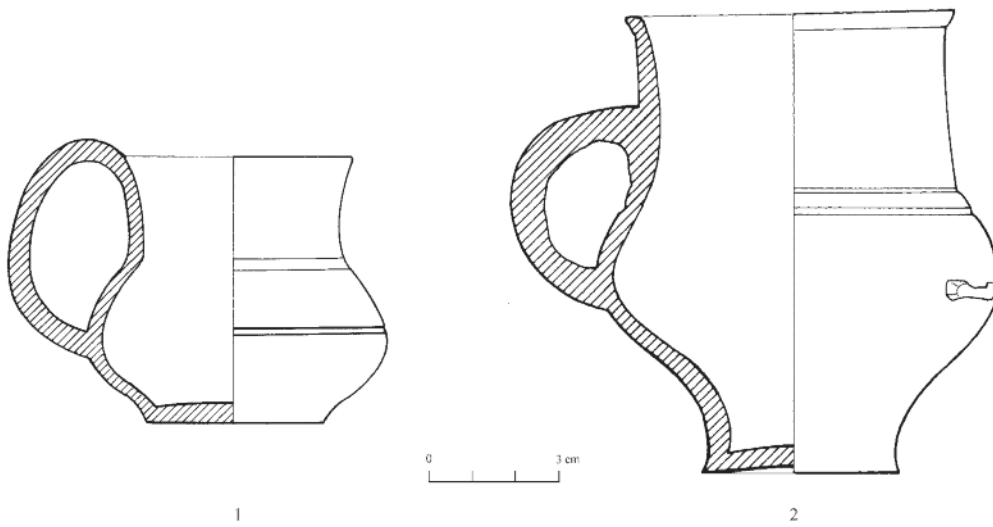
插圖四：雙耳罐形器

1. NB10 : 13199 (WW26 : 1.20m) 2. R18005 (WW16 : 1.10m)



插圖五：四耳罐形器

1. RL00060 (WW2 : 1.00m)    2. R17874 (WW16 : 1.00m)



插圖六：帶蓋罐形器

1. R17951 (WW16 : 1.00m)    2. R17941 (WW7 : 2.10m)

#### 4. 帶鑿罐形器

選兩器：

(1) 在兩遺址中最常見。最大的口徑約可 1.5 公寸左右，最小的約 0.2 公分左右。泥質，著黑衣，光亮（R17951；WW16：1.00m；插圖六：1）。

(2) 器形已近於杯形器，細泥質，著黑衣，有凹虹紋兩道（R17941；WW7：2.10m；插圖六：2）。

### (二) 三足器

三足器形態的變化很大，這是在河南發現的諸黑陶遺址裡所不常有的現象。就現在我們所整理出來的這類裡，選出七件，以概括其全部的形態：

#### 1. 實足帶鑿的鼎形器

這類的陶器在瓦屋村的遺址裡數量最多。砂質，外著黑衣，有光澤。足及鑿已缺失。圖係依其殘痕及他器殘部補繪的。頸與肩的接合處有凹虹紋兩道。置足在底與腹基接合處，就此處殘痕觀察，知係坯身未乾時亂劃深壕，用以固所安之泥足。足多成鑿形，間有成長三角形的扁足（RL00229；WW22：1.90m；插圖七）。

#### 2. 鬼臉式足的鼎形陶器

這類在瓦屋村遺址裡也佔有最大的數量，它們的形態可以說是黑陶文化的特徵。泥質，含有砂粒。外面著黑衣，口部的裡面亦著黑衣，有光澤。附著乳二，小耳二。全體成節狀。有鬼臉式足三個，足基包於底和腹基之接合處（RL00129；WW8：1.60m；插圖八）。

#### 3. 鬶形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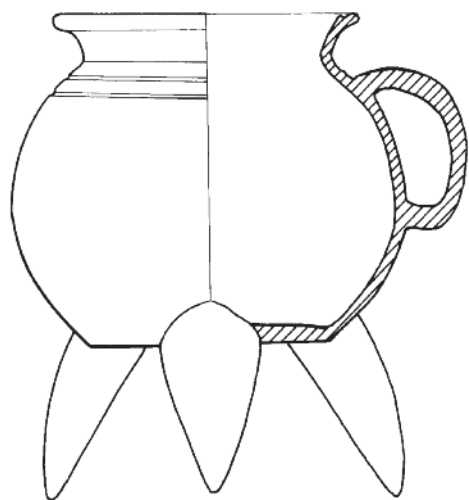
這類陶器在龍山和河南北部的黑陶遺址中也曾發現過，不過數量特別的少。在兩城西的遺址裡它們卻佔有相當的數量。它們的形狀也不一樣，有時幾乎和鳥形一樣。細砂質，色白，稍發紅。腹中部有鑿，口部有鑿。鑿為繩紋形（R18034；WW8：2.00m；插圖九）。

#### 4. 甗形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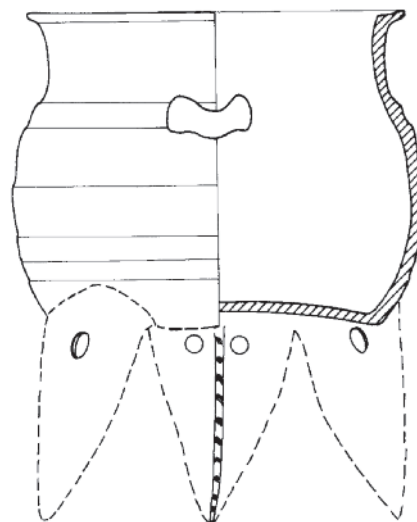
這類陶器可以看到全形的僅一件。其他或僅有下部或僅有上部，大都很難粘合成全形。砂質，上部黑色，下部深灰色，外著黑衣。腹有凹虹紋十一道，疑係輪製時順便劃成者。頸下部有乳兩個，小耳兩個（RL00227；WW22：1.40m；插圖一〇）。

這類之中，有的上部為泥質，下部為砂質；上部黑光，下部較粗。但全塗黑衣。大小亦頗不一致，圖一〇是一件最小的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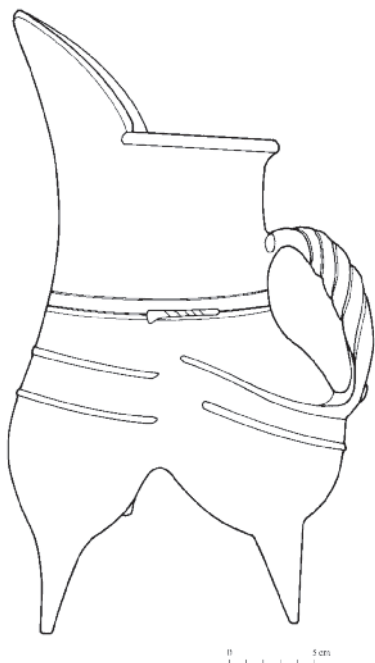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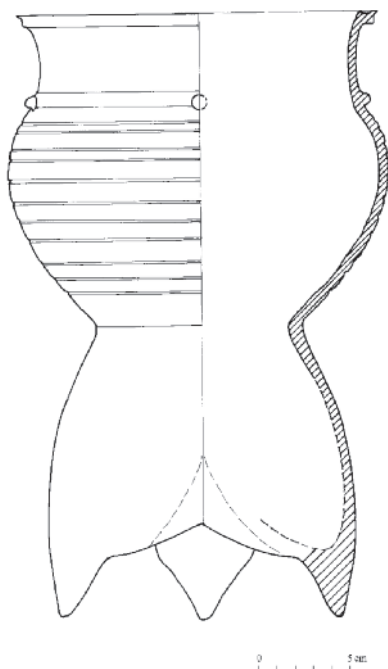
插圖七：實足帶鑿的鼎形器 RL00229 (WW22 : 1.90m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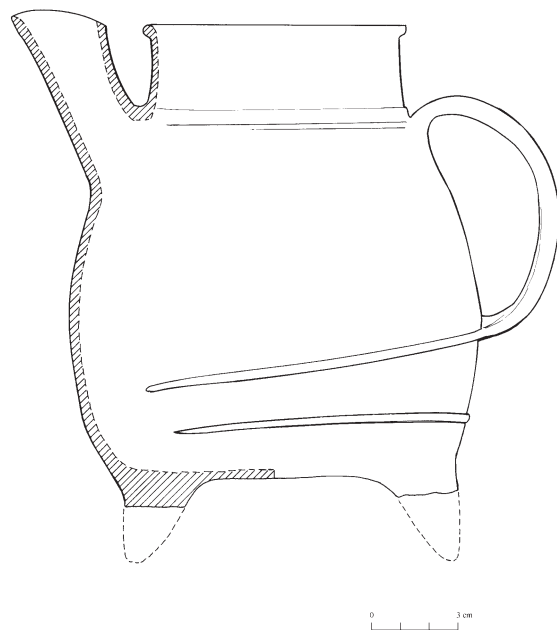
插圖八：鬼臉式足的鼎形陶器 RL00129 (WW8 : 1.60m)



插圖九：鬲形器 R18034 (WW8 : 2.00m)



插圖一〇：甗形器 RL00227 (WW22 : 1.40m)



插圖一一：壺形器 R17910 (WW14 : 1.50m)

## 5. 壺形器

僅見一個。有管狀嘴一，鑿一，足三。全器之本體是淡紅色，上著白衣。底部略為三角狀之圓形，在三角之各角處，各安有一足。鑿扁平，有凹溝三道；鑿下有泥乳一個。鑿上端近口部之壁上，有孔一，想為繫蓋之用（R17910；WW14：1.50m；插圖一一）。和這類相似的有一件，不過嘴卻變為鑿，其它部分大都相同。

## 6. 半環形足之三足器

這類的形態很特別，驟看頗像陶器的蓋子，仔細觀察在三半環形足下部有磨平的部分，我們才確認它們是三足器一類了。這件是其中較小的一個。泥質，淡紅色，上著白衣。半環式足外向，足與口部幾在一線上（R18037；WW8：1.60m；插圖一二）。其它幾件在足部與這件微有不同，或為繩紋的，或為較扁的樣子。

## 7. 斷圈足式之三足器

這類器形上部和盆形器相同。底置圈足，然後斷之為三，其間隔的部分去掉，即成此器形。圖一三為選出的一件代表。泥質，表面著黑衣。腹有凹虹紋兩道，小繩紋式耳兩個。足部劃有散點式之短道。底向上凸起（RL00087；WW6：0.90m；插圖一三）。

到現在為止，我們整理出來的陶器裡，已有上面七類的三足器，此外還有一件鬲的殘片。在這遺址裡它有很重大的意義。在最初我們見到了很多的鬲或甗的足，但始終沒有見到鬲形或甗形的全器。後來見有甗形器了，這些足我們只能說可能是甗的殘餘，但瓦屋村有無鬲的存在，卻成為很大的問題了。幸而見到這件鬲的口部，我們才確定瓦屋村的遺址裡甗和鬲都有，這些殘足正是兩種器物的殘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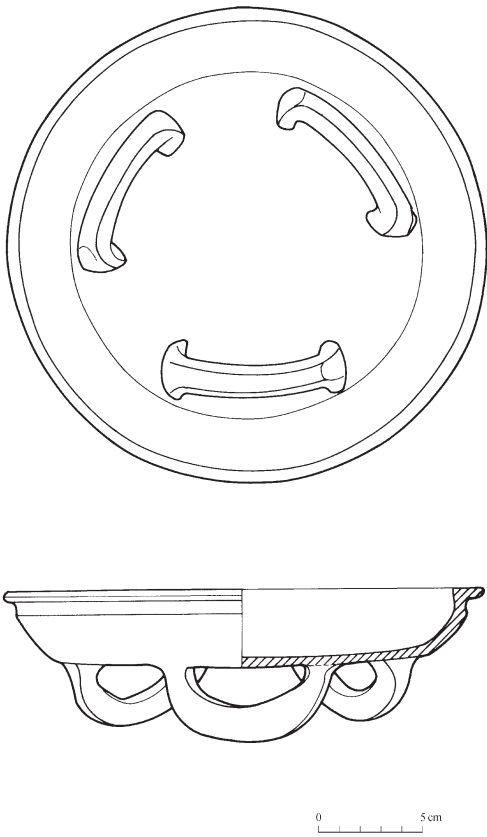
## （三）杯形器

這類器物的殘片不少，而成器或可以看出其原來樣子的不很多。大約可以分有鑿和無鑿兩類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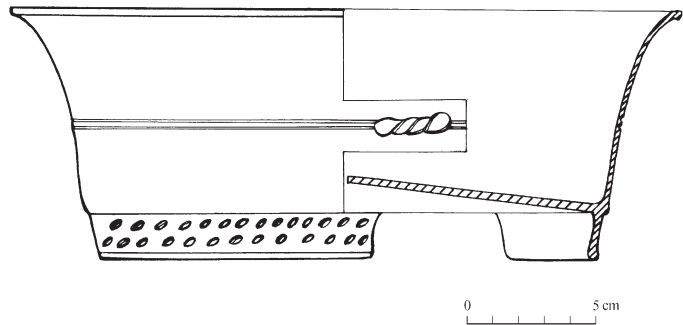
### 1. 無鑿杯形器

這類較有鑿杯形器少些。有時成直筒形，黑光亮者多，砂質的很少。所選的是一殘器。質為細泥。黑色，有外衣。裡及表面均有輪製痕跡。腹中部有凹虹紋一道。口徑較底徑為長。底與腹之接合處向裡凹去，器壁愈向下愈厚，底較平（NB10：13138；WW4：2.10m；插圖一四：1）。<sup>④</sup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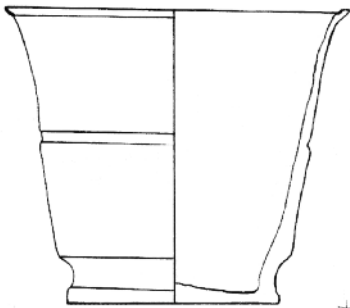
<sup>④</sup> 編按：此器現藏南京博物院，早期的修復未加把手。這類器物應附把手，類似的有鑿杯形器在三里河（原



插圖一二：半環形足之三足器 R18037 (WW8 : 1.60m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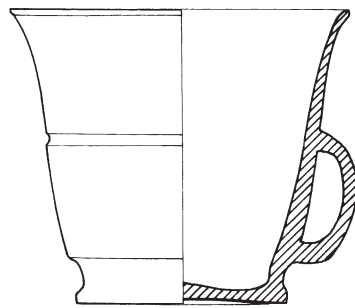
插圖一三：斷圈足式之三足器 RL00087 (WW6 : 0.90m)



WW4 : 2.10m +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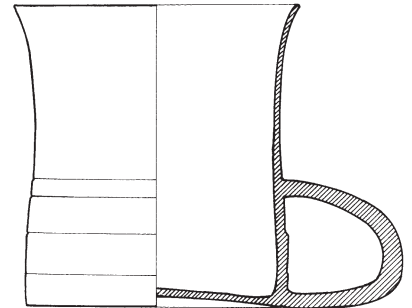
1

插圖一四



2

插圖一四：無鑿杯形器 NB10 : 13138 (WW4 : 2.10m)



0 3 cm

插圖一五：有鑿杯形器 RL00234 (WW23 : 1.00m)

報告作單耳杯)及尹家城(原報告作筒形單耳杯)均有出土。劉燿兩城鎮瓦屋村發掘報告手稿對這件器物的描述,提及在一側有把的痕跡,並將之歸入於「帶把杯形器」。史語所原始資料中此器的復原線圖有鑿,見插圖一四:2。

## 2. 有鑿杯形器

這類陶器以黑光者為多，且多精製品。在龍山和河南北部的諸黑陶遺址中都有。器形和鑿形都不很一樣，鑿或為扁平，或為圓形，或為繩紋形。但其大體尚統可歸於這類中。在圖一五中是選出來的一件。泥質，色稍赭。鑿為棕色，扁平。鑿下部與底幾在一個平面上。腹的下部有凹虹紋四道（RL00234；WW23 1.00m；插圖一五）。

## （四）碗形器

這類的器形變化很少，大部分都像下面圖一六的樣子。現在選出兩件：

1. 這類器形有很多，都是作器蓋用的，大小也有很大的差別。質料也不一樣，從細泥質一直到粗砂質都有。我們發現的陶罐和陶鼎有時上面還蓋著這樣的蓋子。這一件是砂質，深灰，間有棕色。它是殘片湊合成的。底部不甚光。疑這是專作碗用的。口部之唇較為厚些（NB10：13115；WW4：2.10m；插圖一六：1）。
2. 這類碗形並不多見。砂質，深灰色，間有赭色。大部分殘片湊成，腹有凸虹紋一道（RL00116；WW7：2.10m；插圖一六：2）。

## （五）盆形器

盆形器大體都像圖一七那樣，它是在黑陶文化各遺址裡都存在的。這器形也可說是黑陶文化的特有品。下面所選的兩件，可以概括其全體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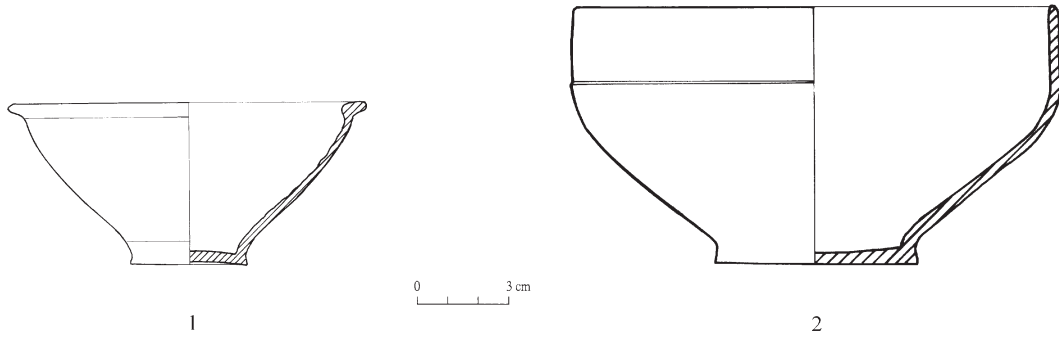
### 1. 無耳盆形器

這類器用在瓦屋村遺址裡最為普通。質料從細泥質到砂質都有，大小也不很一致。這件是粗砂質，表面黑光，著有黑色外衣。陶壁幾成直立，唇厚，有反捲突出部分（RL00064；WW3：1.20m；插圖一七）。

### 2. 雙耳盆形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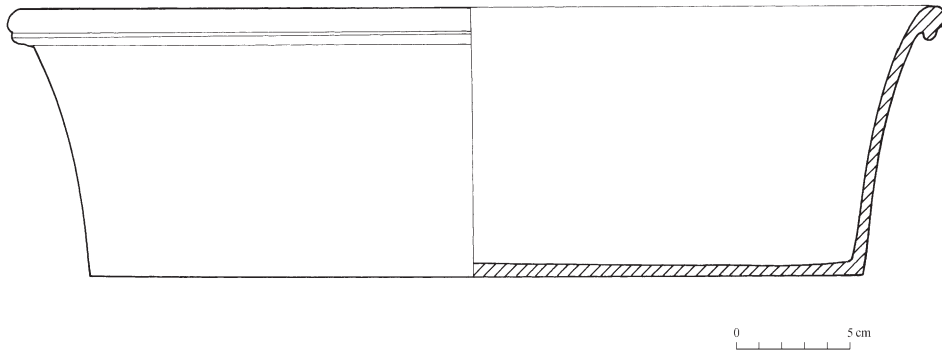
這類在瓦屋村遺址中常見之，所選的是著有附飾且形狀較為特殊的一件。它是泥質製成的。黑色，有黑色外衣，器身較圖一七類約高三分之一。全身有凸虹紋五道，小耳兩個，乳兩個。在靠近口部的周圍，分散的有小孔二十二個（R17891；WW6：1.00m；插圖一八）。

其它有的比這件小些，有時附著兩小耳，有時底部向裡凹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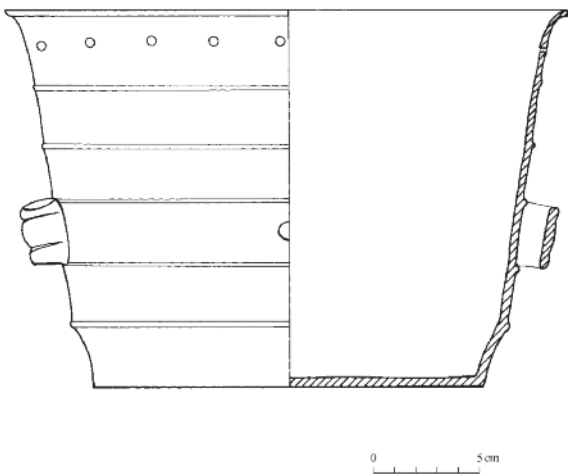


插圖一六：碗形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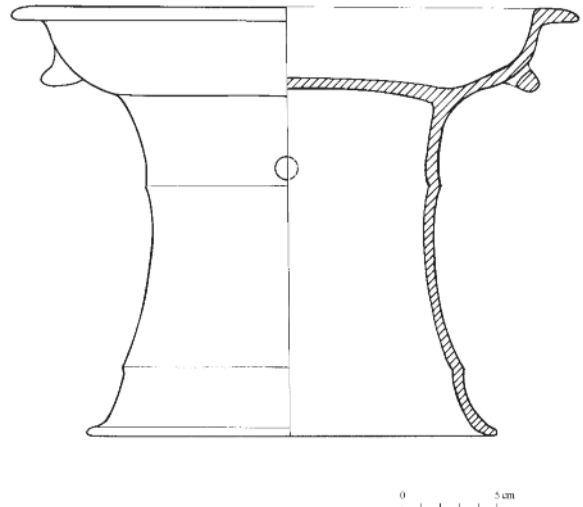
1. NB10 : 13115 (WW4 : 2.10m)    2. RL00116 (WW7 : 2.10m)



插圖一七：無耳盆形器 RL00064 (WW3 : 1.20m)



插圖一八：雙耳盆形器 R17891 (WW6 : 1.00m)



插圖一九：圈足器 (R17889 : WW16 : 1.20m)

## (六) 圈足器

著有圈足的陶器，形態上並沒有很大的變化，大體上都是這一類。所選的是較大的一件。上部如盤形，下部有筒形的圈足，在盤腹部有兩小耳。筒形足略如竹節形，其高處有小孔兩個。泥質，有黑衣。在盤形上部的裡面也著有黑衣（R17889；WW16：1.20m；插圖一九）。

另外有幾件圈足器的足部較短，或於足上穿以小孔，分佈於其周圍。但數量很少，故不另敘。

以上關於這兩遺址中陶器的類別和各類的代表器形，大體的敘述完了。其中自然還有較為特殊的東西，因為它們不足概括一部分的器形，所以就將它們省去了。此外，有一件玩具要在這裡補述：

它是細泥質作成的，表面有黑衣，光亮。在器的上部有孔兩個，自器頂之邊向下穿過器頂的邊部。在器身的裡面有陶卵，搖之作響（R17948；WW16：0.30m；插圖二〇）。

## (丑) 石器

我們在瓦屋村黑陶遺址裡見到成形的石器大約有二百五十件左右，其中砂質的礪石有七十多件。其餘的百多件種類如下：

### 第一類斧形石器

這類共五十多件，其中以圖二一式（R9673；WW16：1.10m）之石器為最多，圖二二（R9562；WW37：0.40m）及圖二三（R16253；WW48：0.90m）兩式僅一件。

圖二一式的石器在龍山和河南北部諸黑陶遺址中常見到。其體較小，石質亦多堅固，磨製亦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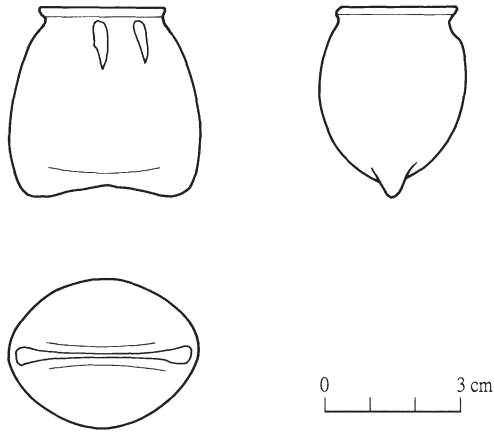
### 第二類石矢

我們所得的完整和殘的石矢共有八十餘件，大體可分為磨製和琢製兩類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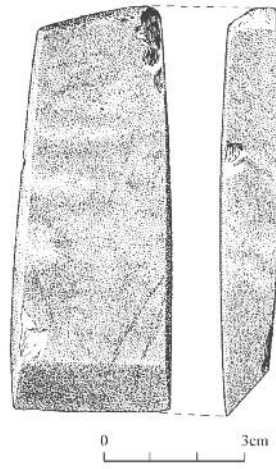
#### 1. 磨製石矢

這類石矢約有七十餘件，殘的較多。樣子大約都和插圖二四：1（R16340；WW14：1.10m）式差不多。大小長短或有相當差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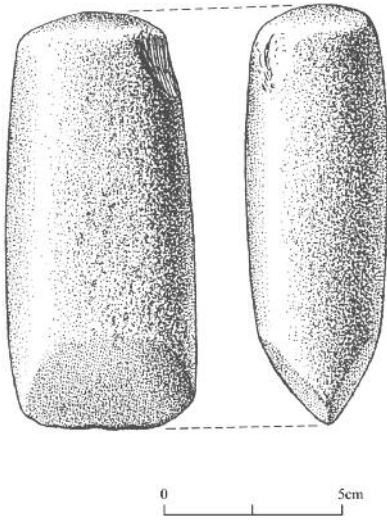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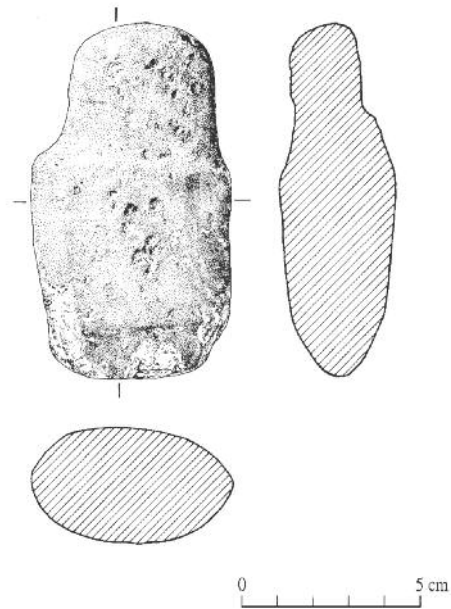
插圖二〇：陶鈴器 R17948 (WW16 : 0.30m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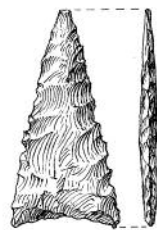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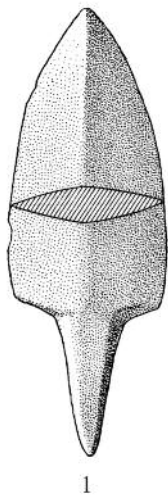
插圖二一：斧形石器 R9673 (WW16 : 1.10m)



插圖二二：斧形石器 R9562 (WW37 : 0.40m)



插圖二三：斧形石器 R16253 (WW48 : 0.90m)



2



3

插圖二四：石矢

1. R16340 (WW14 : 1.10m) 2. R9968 (WW4 : 2.10m) 3. R16351 (WW4 : 1.30m)


## 2. 琢製石矢


琢製石器很少，石矢共有四個屬於這種製法。就形狀分可別為兩種：一種像三角形的無把的石矢（R9968；WW4：2.10m；插圖二四：2）；一種是像插圖二四：1式的琢製品（R16351；WW4：1.30m；插圖二四：3）。<sup>⑤</sup>

## 第三類刀形器


共六十餘件，包括鏈〔鎌〕形的石器，及雙孔的刀形：

1. 這類的刀形器和現代河南北部農夫所用的鏈〔鎌〕很相似，和河南北部諸黑陶遺址所見的蚌刀也很相似。我們所見的全是些殘器，沒有一件完整的。大體上和鏈〔鎌〕形相似的石器有五件。插圖二五的一件把端殘缺，刃尚完好，上部和尖端略有殘毀處（R10682；WW16：0.45m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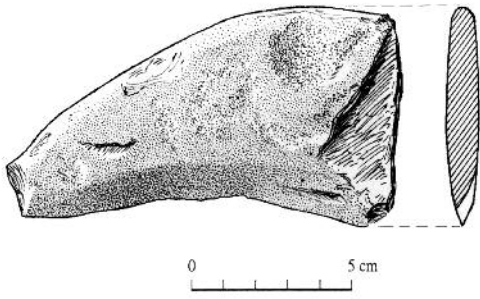
2. 這是一件帶有雙孔的石刀。刃的斜面都在器的一側。石質是微晶花崗片岩。在許多殘的帶孔石器中，有的和它相似，但是大部分都沒有孔了，不確定是否屬於這類。這件大體尚全，僅兩端有殘缺處。孔成形，並排有兩個（R16559；WW14：1.70m；插圖二六）。

3. 長方形雙孔石刀：這樣形狀的殘片在瓦屋村遺址裡大約有三十多個，較為完整的卻只有這一件。全體是長方形，在器的上部靠邊處有兩孔，孔為形。刃的磨製和圖二六式的一件相同，亦偏於器的一側。通體磨光。刃的中間有殘缺處。孔附近的面部及其兩端有脫皮處。器形很像現代河南北部農民所用的遷刀（R16572：1；WW32：1.20m；插圖二七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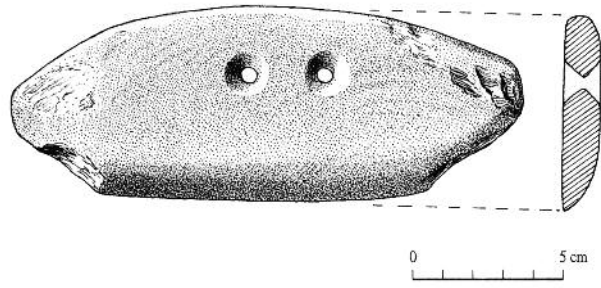
## 第四類單孔斧形器

帶有單孔的殘石器見到的不少，但是大部都缺了刃部或僅有其孔部的殘片，所以大部分都不能知道是否屬於這一類。這一件的上部全是打過痕跡，大約會是一件殘器經過了二次改製的東西。全體是長方形，刃是兩面斜磨，器身磨製較精。孔的作法和圖二六式刀的孔相同，剖面都為形。石質為輝長岩（R16263；WW16：1.00m；插圖二八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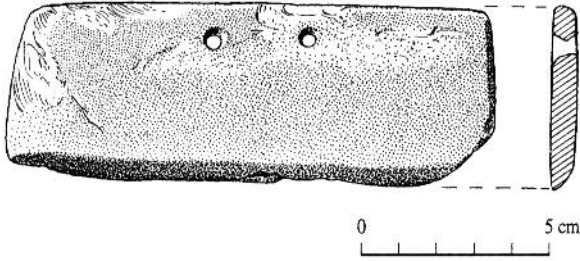
<sup>⑤</sup> 編按：琢製石矢實即細石器，年代早於龍山文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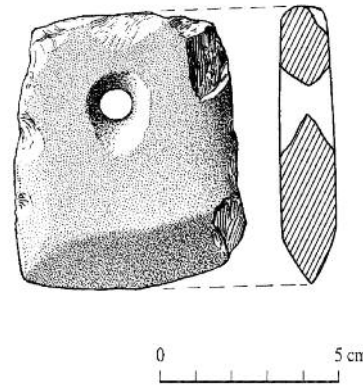
插圖二五：刀形器 R10682 (WW16 : 0.45m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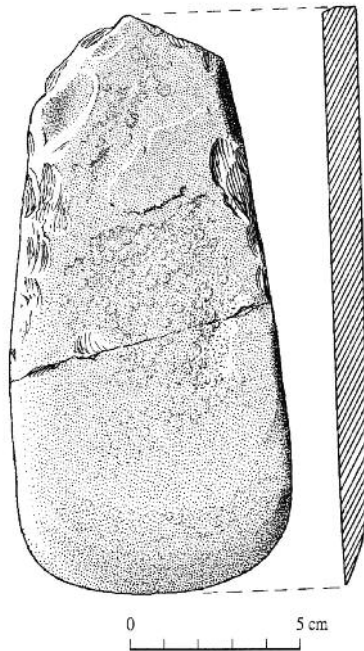
插圖二六：雙孔石刀器 R16559 (WW14 : 1.70m)



插圖二七：長方形雙孔石刀 R16572 : 1 (WW32 : 1.20m)



插圖二八：單孔斧形器 R16263 (WW16 : 1.00m)



插圖二九：錘形石器 R7892 + R16439 (WW7 : 0.60m)

## 第五類鏟形石器

所得的鏟形器共有二十多件，大部都是僅存刃部的殘片。圖二九是比較完整的一件。這件的質料是石灰頁岩〔頁岩〕，磨製，表皮多脫落，刃向器之一側傾斜，很利。上部的邊有打脫處（R7892+R16439；WW7：0.60m；插圖二九）。

## 五、兩遺址中之墓葬

這兩個遺址裡，我們共得有四十九座墓葬。在瓦屋村發現的有四十三個，在大孤堆東發現的有六個。大孤堆東的六個裡有三個是附著殉葬的。現在分敘於下：

### 瓦屋村的葬地

我們先去看一下它們的縱的和橫的分佈：除去五個南北方向的墓葬暫時還不能確定為黑陶期者之外，其他我們確定是黑陶期的共有三十八個。它們堆積在深處或淺處；有時埋在黑陶文化層的裡面，有時在黑陶文化層的下面，這樣我們知道這葬地是隨著這遺址而連續存在的。它們的橫的分佈非常的凌亂，有時相隔很遠，有時重疊起來，一看便知道它們並沒有固定的排列。

現在將這四十三個墓葬以三種不同的分類方法，加以分析：

甲、以其放置方向分之：

東西向的三十八個。（深淺處都有）

南北向的五個。（四個在淺處，一個俯身，都沒殉葬物）

乙、以其放置的形狀分之：

仰身放置的三十四個。（十三個有殉葬物）

俯身放置的三個。（南北向的一個，有殉葬物的一個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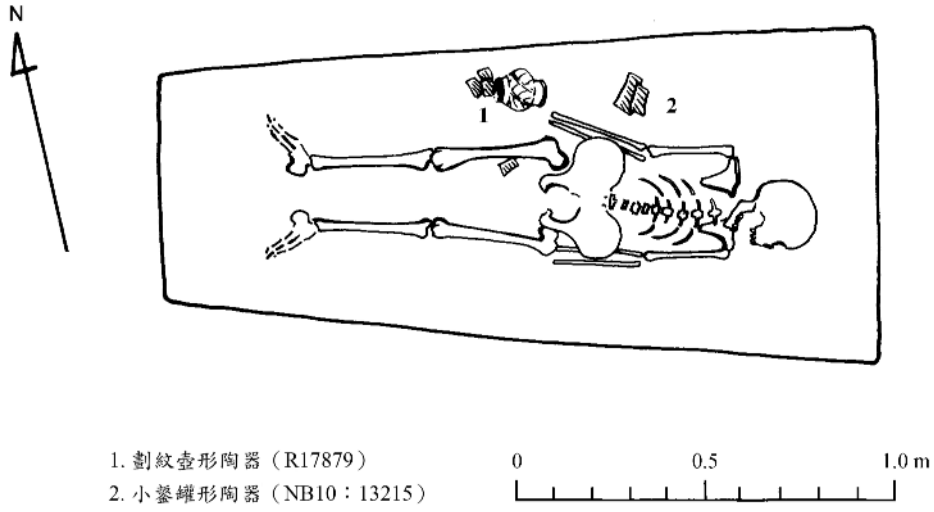
不清楚的六個。

丙、以有無殉葬物分之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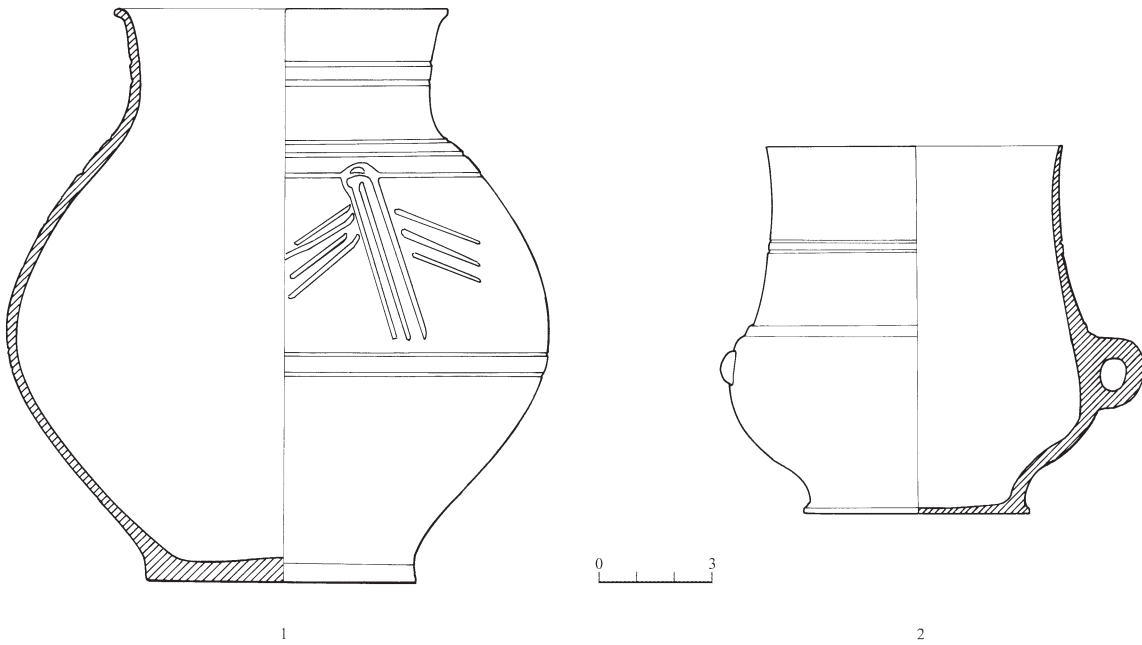
有殉葬陶器的十四個。（皆東西向，其中一個是俯身）

無殉葬陶器的二十九個。（南北向的五個）

這五個南北方向的墓葬都沒有殉葬物，我們不能從遺物上去斷定它們的時代。且有四個是堆積在淺處，它們究竟是否和其餘的三十八個墓同時，抑或比較晚些？這問題暫時還不能作肯定的答覆。現在就那三十八個墓葬裡選出來一個俯身放置，和一個仰身放置的墓葬加以敘述：



插圖三〇：WWM2 俯身葬



插圖三一：WWM2 出土的陶器



1. 劃紋壺形陶器 R17879 2. 小釜罐形陶器 NB10:13215



## 1. 俯身葬：

WWM2 在深約 2.70 公尺以下，埋於黑陶文化層的下面，生黃土的上部。墓坑的形狀不很清楚，大約南北寬 0.88 公尺，東西長 1.80 公尺。人骨已朽，但大體尚能看清楚。頭向東，四肢直伸向西，俯身放置。在其右〔左〕手之末有陶器，已成碎片。陶器之碎片分佈於其右〔左〕肢的一面（插圖三〇）。茲將其殉葬陶器二件分述於下：

### （1）劃紋壺形陶器

在屍體左肢的西面，口向西，底向東，大都為殘片。我們將碎片檢回後，加以拼湊，才能看出其全形。通體成壺形，口底直徑略相等。頸部有凹虹紋兩道，肩部凹虹紋兩〔三〕道，腹的下部亦有凹虹紋兩道。自口部到腹下部凹虹紋都塗有黑衣，黑色光亮。在腹的上部有夾於上下兩虹紋之間的帶形紋，它是四個  形單位和一個  形單位排成的。泥質（R17879；WWM2：1；插圖三〇：1、插圖三一：1）。


### （2）小鑿罐形陶器

這件的碎片分散於屍體的左肢附近，碎片間的距離有時竟達 0.50 公尺之遠。將這裡陶片全收回去，將它們粘兌起來，才成了這件不很完全的器形。它是泥質製成的。全體灰色，僅有很少的部分有著黑衣的痕跡。頸部有虹紋兩道。肩與腹的連接處有突出部分。在腹之中部有小鑿一個，其剖面為圓形，全形不很規則。小鑿的對面有乳頭形附飾一件。口的直徑較底的直徑大些（NB10：13215；WWM2：2；插圖三〇：2、插圖三一：2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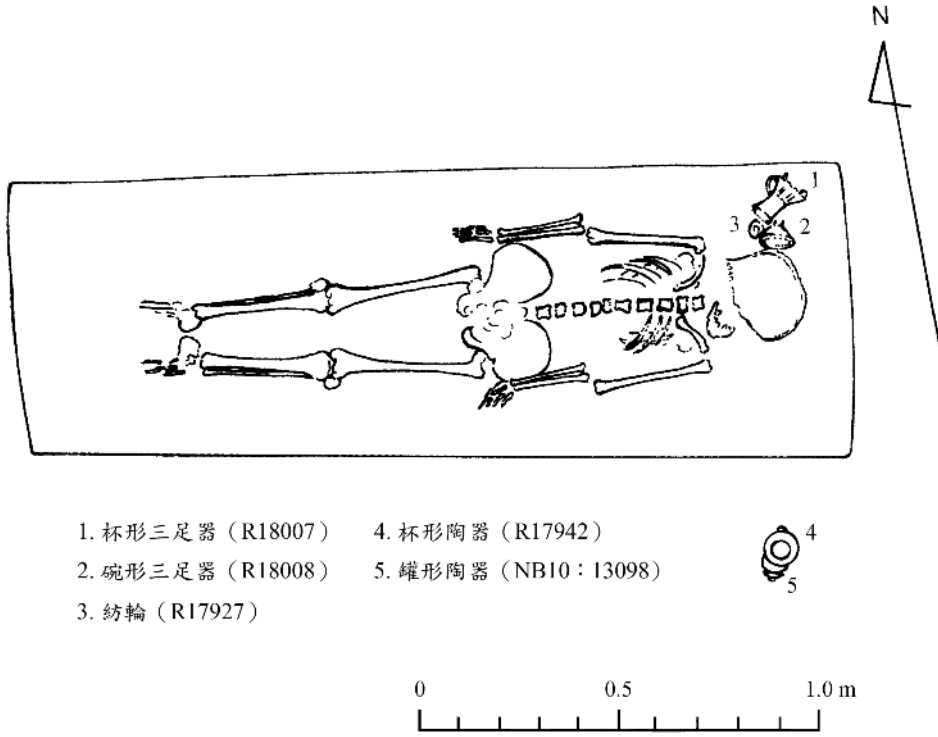
## 2. 仰身葬：

WWM19 在深 2.6 公尺下，埋於黑陶文化層下，生黃土上。墓形不很清楚，大約南北寬約 0.70 公尺，東西長約 2.10 公尺。人骨尚清楚，頂向東，四肢直伸向西，仰身放置。有陶器三件，位於頭骨的右側。在其頭骨左遠處，有陶器兩件（即插圖三二：4、5），以其距離看去，似不應為 WWM19 的殉葬物；但在那兩件陶器的附近，我們始終沒有找到人骨的存在，而陶器的形態和製作都與殉葬器相同，所以我們暫且也附於這墓之中（插圖三二）。現在將五件陶器分述於下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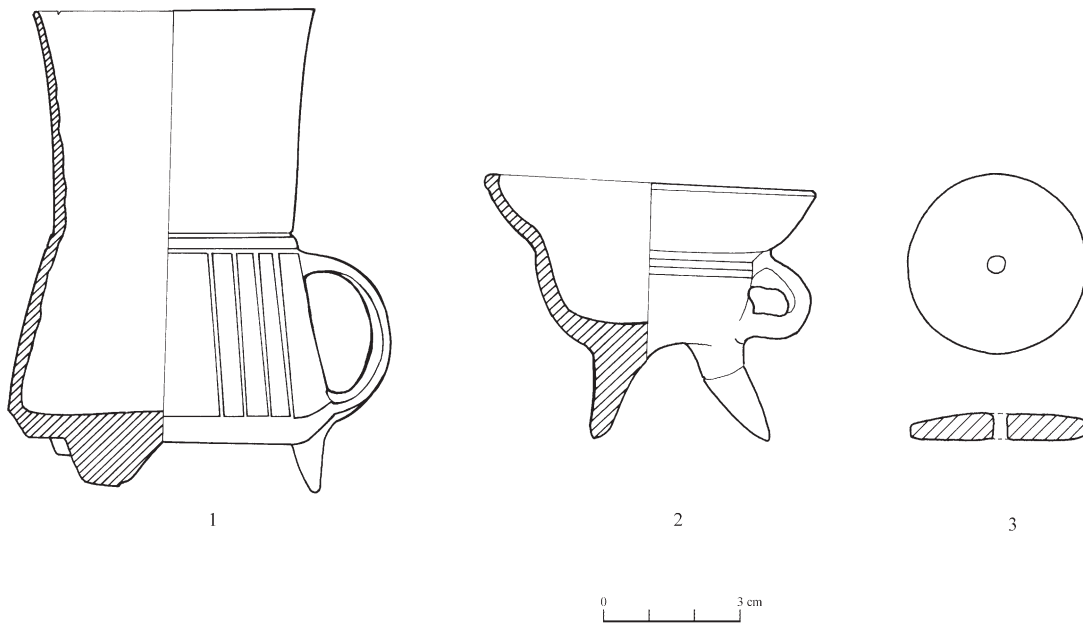
### （1）杯形三足器

這件在頭骨的左〔右〕側，口向西南，平放，足向東北，鑿向西北。全體成杯形，有黑色外衣，光澤很好。器的上部是筒形，下部愈向下愈大。在下部的上邊和下邊，為鑿的上下基安置處。鑿扁平，安置很斜。在器下部的周圍為  形的單位排成的帶形。底部安有三足，足為鑿形。其一適放於鑿的下面。細泥質（R18007；WWM19：1；插圖三二：1、插圖三三：1）。





插圖三二：WWM19 仰身葬



插圖三三：WWM19 出土的陶器（一）

1. 杯形三足器 R18007    2. 碗形三足器 R18008    3. 紡輪 R17927

(2) 碗形三足器

這件在頭骨的左〔右〕側，口向南，足向北，鑿向西，平放。全體似碗形，有黑衣，光澤很好。腹部有凹虹紋兩〔三〕道，小鑿一個，鑿為圓形剖面。底部有足三個，為鑿形，一足安於鑿的下面。細泥質（R18008；WWM19：2；插圖三二：2、插圖三三：2）。

(3) 紡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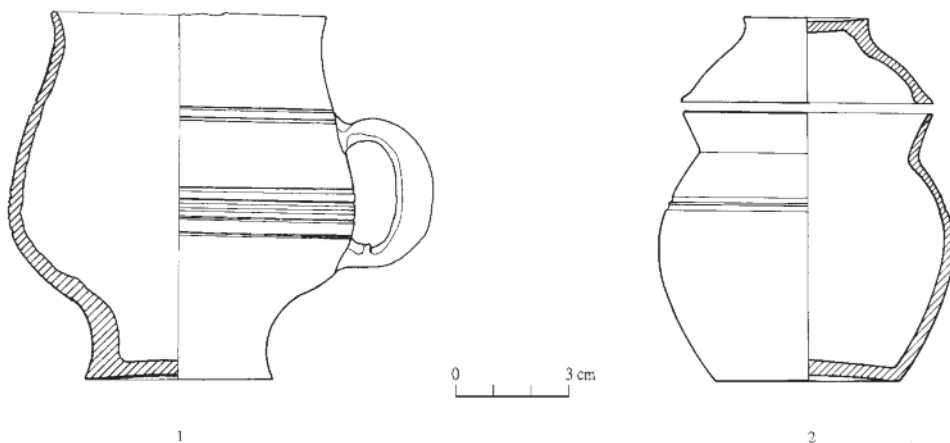
它放置在杯形三足器口部和碗形三足器足部的下面。全體扁平，中間有孔一個。深灰色。泥質（R17927；WWM19：3；插圖三二：3、插圖三三：3）。

(4) 杯形陶器

它在頭骨右〔左〕側的遠處。口向上，鑿向北。器的上部塗有黑衣，下部灰色，無黑衣。在腹部有凹虹紋七道，鑿一件，剖面為橢圓形。泥質（R17942；WWM19：4；插圖三二：4、插圖三四：1）。

(5) 罐形陶器

它也在頭骨右〔左〕側的遠處。有蓋一件。器和蓋都是砂質。上著黑衣，但大部分已脫落。器的腹部有凹虹紋兩道（NB10：13098；WWM19：5；插圖三二：5、插圖三四：2）。



插圖三四：WWM19 出土的陶器（二）

1. 杯形陶器 R17942      2. 罐形陶器 NB10：13098

## 大孤堆東的墓葬

這裡的墓葬，大約也可以拿上面的兩個墓葬作代表。其中 TKTM2 裡，有玉器和綠石珠的存在，這是特出的現象。（編按：文稿未完）

## 整理後記

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山東日照兩城鎮的發掘是 1936 年五月至七月，由梁思永帶領祁延霈與劉燿所進行的。這也是史語所會同山東地方政府，以山東古蹟研究會名義進行的第四次發掘。<sup>⑥</sup>當時經過現地勘查後，決定依照遺址的地形分兩處發掘，一為緊靠鎮西的瓦屋村北，由劉燿負責，一為離鎮西約一里多的大孤堆東，由祁延霈負責。其後的發掘報告也由兩人分開撰寫。梁思永在發掘初期，分別指導了兩地的工作。由於發現了大量的陶器、石器，以及 50 餘座墓葬，使兩城鎮成為史語所城子崖發掘以後，另一處重要的龍山文化遺址。<sup>⑦</sup>

根據石璋如先生所撰的殷虛發掘員工傳，<sup>⑧</sup>劉燿在山東發掘之後感染肺病，考古組即決定讓他留在所內編寫發掘報告，暫時不進行田野工作。兩城鎮瓦屋村報告的許多整理、撰寫、繪圖，估計即是劉燿在當時史語所所址的南京所進行。1937 年抗日戰爭爆發，史語所由南京遷往長沙，劉燿亦赴長沙，並繼續進行整理工作。南京淪陷以後，史語所部分同仁投入抗戰的行列，劉燿與祁延霈也在其中，<sup>⑨</sup>兩城鎮報告的出版工作因此停頓。當時瓦屋村已完成七八，大孤堆的發掘報告應也完成部分。<sup>⑩</sup>劉燿離開史語所即前往延安，後改名尹達，1949 年以後陸續擔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、考古研究所副所長、兼任所長等學術要職。<sup>⑪</sup>祁延霈抵延安後前往新疆，改名祁天民，曾任新疆學院秘書兼政治經濟系主任、哈密專區教育局長等職，於 1939 年在哈密過世。兩城鎮的原始資料、出土器物，以及劉燿、祁延霈報告手稿則隨史語所輾轉搬遷，今藏於史語所南港現址。其中兩城鎮出土部分陶器留置南京，現藏南京博物院，亦有不少實物材料於戰亂中丟失。史語所並保存有少數發掘時劉燿、祁延霈與李濟、梁思永間的往來書信。

⑥ 山東古蹟研究會前兩次的發掘即為城子崖，第三次則在滕縣安上村。山東古蹟研究會的成立可見《城子崖：山東歷城縣龍山鎮之黑陶文化遺址》（南京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1934），頁 2-3。

⑦ 以上見《兩城鎮——山東日照縣兩城鎮之龍山文化遺址》，史語所藏劉燿手稿（待刊）。

⑧ 原稿現藏史語所安陽工作室，進行編輯出版中。

⑨ 石璋如老回憶了當時送行的情景，見《石璋如先生訪問紀錄》（台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2002），頁 188-190。

⑩ 劉燿在手稿中提及祁延霈在他之先，已大致完成大孤堆的發掘報告。目前史語所保存的大孤堆手稿，完成程度尚不及瓦屋村。祁延霈完稿或已不存。

⑪ 《中國大百科全書·考古學》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86），頁 615。

夏鼐在回憶劉燿的文章中，曾提及劉燿對未能完成兩城鎮的報告始終感到遺憾。<sup>12</sup> 劉燿決心離開史語所後，在瓦屋村報告手稿的最後做了如下的註記，充分反映了他當時投筆從戎的心情：

現在敵人的狂暴更加厲害了，國亡家破的悲劇眼看就要在我們的面前排演；同時我們正是一幕悲劇的演員！我們不忍心就這樣的讓國家亡掉，讓故鄉的父老化作亡國的奴隸；內在的矛盾一天天的加重，真不能夠再埋頭寫下去了！我愛好考古，醉心考古，如果有半點可能也不願捨棄這相伴七年的老友！但是，我更愛國家，更愛世世代代所居住的故鄉，我不能夠坐視不救！我明知道自己的力量有限，明知道這是一件冒險歷危的工作，但是卻不能使我有絲毫的恐怖和畏縮！

劉燿並寄望梁思永能代為完成報告，但其後兵馬倥傯，梁思永早逝，報告終未能在劉燿生前出版。

劉燿在其著作《新石器時代》<sup>13</sup> 中曾對兩城鎮的工作與發現做了簡單敘述，是以學界對史語所兩城鎮的工作仍有所知。南京博物院於 1985 年出版了史語所留置南京的兩城鎮陶器，<sup>14</sup> 提供了不少出土實物的照片。張光直先生於 1994 至 1996 年回台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期間，曾主持兩城鎮報告整理工作，當時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高廣仁先生赴台協助。其後由本所黃銘崇主持工作，整理文稿，並至南京博物院重新拍攝了兩城鎮的陶器。目前的整理工作由考古學門安陽工作室繼續進行。

劉燿〈山東日照兩城鎮附近史前遺址〉一文為簡報性質，文章介紹了兩城鎮的工作與成果，其中遺址出土器物的介紹主要以瓦屋村為主，墓葬部分雖在題綱中列入了大孤堆，但正文中並未能完成，可能劉燿未得親見祁延需的工作成果，抑或有待祁延需執筆。史語所現藏有兩份文稿，一份為劉燿手稿，另一份為謄本。劉燿手稿中仍有多處刪改，但已留有貼附插圖位置，並以鉛筆註記了器物的出土號，大約已是定稿。手稿封面記有「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八日至十日寫於南京雞鳴寺，為濟之先生赴英講學之用！」等字（附圖一），說明這份文稿是提供給李濟做為參考，寫作時間是在兩城鎮工作結束的五個月後。根據李光謨所撰〈李濟先生學行紀略〉，李濟於 1937 年元月應英國大學聯合會邀請，赴英講學，分別在威爾斯、倫敦、牛津、劍橋等地進行了十四次學術演講。<sup>15</sup> 劉燿所記赴英講學一事應即為此。

<sup>12</sup> 〈悼念尹達同志〉，《日照兩城鎮陶器》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85），頁 3。

<sup>13</sup> 《新石器時代》（北京：三聯書店，1979）。

<sup>14</sup> 書名為《日照兩城鎮陶器》。

<sup>15</sup> 〈李濟先生學行紀略〉，《李濟文集·卷五》（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6），頁 454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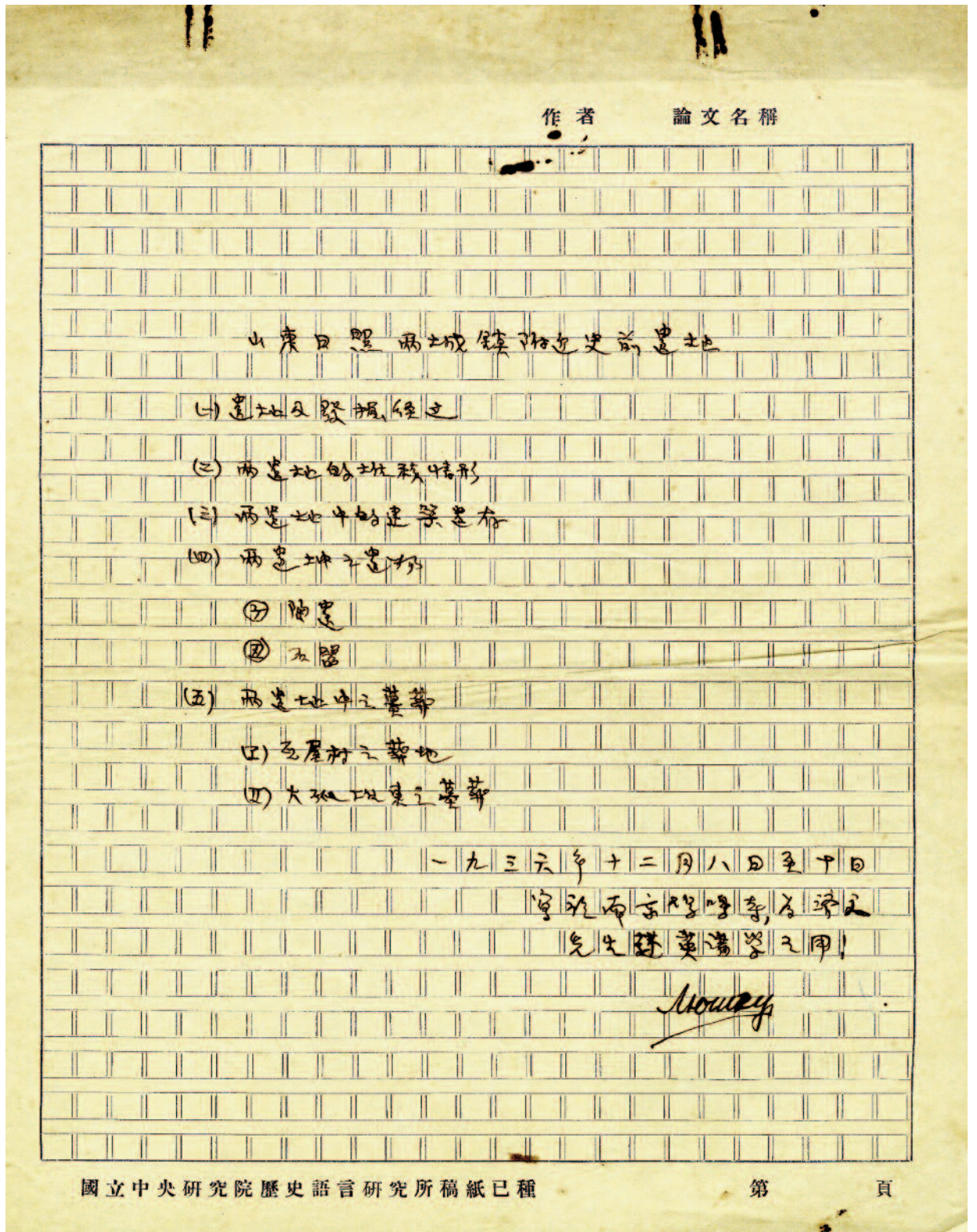
〈山東日照兩城鎮附近史前遺址〉謄稿的筆跡不同於劉燿手跡，但文中仍有劉燿以鋼筆、毛筆修改之處，或訂正謄抄的錯誤，或對文字進行修飾。稿紙空白部位則有梁思永以鉛筆書寫的簡單英文摘要。字句間另有硃筆修改，為李濟手跡（附圖二），但硃筆部分僅見於謄稿的前半，可能李濟並未通篇修定。插圖當時已繪製草圖，黏貼配置於文字間，其中插圖、插圖說明、器物編號均出自劉燿之手。謄本的插圖編號則為石璋如老所書，可知石老曾經過目，或將代為出版（劉燿及石老手跡可見劉文插圖三：2a及插圖一四：1）。從謄本經劉燿修改，以及謄本所用稿紙與劉燿手稿相同來看，謄本完成的時間應與劉燿手稿相去不遠。謄本上的諸多刪改眉批，也可以見出史語所考古組早年師承與嚴謹的作風。

〈山東日照兩城鎮附近史前遺址〉的文稿是2003年石璋如老過世以後，整理石老文稿時發現的。兩城鎮報告出版工作延宕已久，學界企盼甚殷，又值史語所兩城鎮發掘70週年之際，因先予排印，但求稍解學界若渴之望，並以示正式報告之出版亦不遠矣。文字的排版是以所藏的謄稿為底本，並參照了李濟的硃筆改定。李濟雖僅修改文稿的一部份，但由於改定了原稿較為口語的行文方式，因此予以保留；未經李濟修改的部分則依據劉燿原稿。另外必須說明的是，劉燿撰寫此一簡報的時間早於發掘報告，因此在器物的認定與分類上不免與正式報告有些許出入，可見編按的說明。由於原稿插圖均為草稿，本文付印時大部分採用了為正式報告出版重新繪製的線圖，其中石器的繪圖完成較早，繪者已不可考，但從時間推算，或許為潘慤所作。<sup>16</sup>陶器採用的線圖則是近期進行報告整理工作時所繪製的。本文的文字與繪圖工作得到了馮忠美、丁瑞茂、與楊德禎等人的協助，特此致謝。

李永迪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）

<sup>16</sup> 陳仲玉先生提供了相關的訊息，謹在此致謝。





附圖一：劉燿〈山東日照兩城鎮附近史前遺址〉手稿封面。除文稿章節外，劉燿並註記了成稿時間與緣由。手稿現藏史語所安陽工作室。



作者 論文名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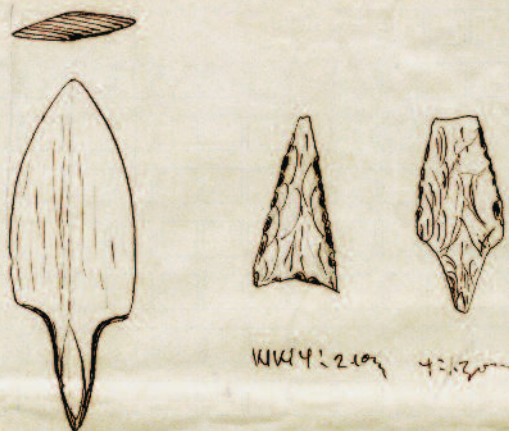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類石矢——我們所得的完整和殘的石矢共有八十餘件，大體可分為磨製和琢製兩類。(如圖3)

③磨製石矢——這類石矢約有七十餘件，殘的較多。樣子大約都和圖③a式差不多。大小長短或有相當差別。

④琢製石矢——在這遺址裡琢製石器很少，石矢共有四個是這種製法。就形狀分可別為兩種：一種像三角形的無把的石矢，一種是像(3a)圖式的琢製品(圖3c)。

第三類刀形器共六十餘件。這一類暫時包括着鍾形的石器，雙孔的刀形也在這裡敘述：

④這類的刀形器和現代河南北部農夫所用的鍾很相似，和河南北部諸里陶遺址所見的~~刀~~也很相似。我們所見的全是些殘器，沒有一件完整的。大體上和鍾形相似的石器有五件。圖④的一件把端殘缺，刀尚完好，上部和斧端畧有殘毀處。



W114:110m ③ a 掃出=20



W116:0450m ④ 掃出=20

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

附圖二：劉耀〈山東日照兩城鎮附近史前遺址〉謄本中的一頁，其中文字已經他人謄抄，插圖繪製及說明則出於劉耀之手。插圖編號為石璋如老手跡，紙面空白處鉛筆字為梁思永所註記，紅筆修改處應為李濟手跡。現藏史語所安陽工作室。